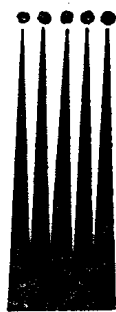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 著 • 趙敏譯





皇冠
CROWN

〈註冊商標第173155號〉

皇冠叢書第一二五六種

當代名著精選之二九六

姊妹情

Too Much Too Soon

原著發行日期及版次：第一版1985

原 著：Jacqueline Briskin

譯 者：趙 敏

發行人：平 鑫 濤

出版者：皇 冠 出 版 社

台北市第3300號信箱

郵撥0010426—9

電 話：7168888

登 記 證：局版台業字第1059號

編譯委員：張 時·彭中原·茅及銓

趙爾心·雲 菁·陳昱芊·余國芳

林靜華·林少岩·种衍倫·施寄青

湯新華·麥倩宜·姜恩娜·謝瑤玲

主 編：麥倩宜

策 劃：施寄青·余國芳

美術設計：李純慧

校 對：曹美珠·劉秋城·鮑秀珍

印 刷 者：皇冠印刷有限公司

台北市西園路二段140巷49號

電 話：3061972

初 版：中華民國七十五年 七 月

著作權及版權所有

本書定價：新台幣180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 著 • 趙敏譯



姊妹情

JACQUELINE BRISKIN 著 • 趙敏譯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原书缺页

主要人物表

霍若娜·希爾凡特 (Honora Sylvander)

——希爾凡特家的大姊，迷人的黑髮女郎。

克麗絲·希爾凡特 (Crystal Sylvander)

——霍若娜的大妹，貌美如花。

荷賽琳·希爾凡特 (Joscelyn Sylvander)

——霍若娜的小妹，聰穎早熟。

朗克里·希爾凡特 (Langley Sylvander)

——三姊妹的父親，落魄的出版商。

吉迪恩·陶伯斯 (Gideon Talbott)

——朗克里的連襟，三姊妹的姨父，是個大富翁。

寇特·艾佛利 (Cart Ivory)

——吉迪恩的部屬，霍若娜的丈夫，英俊風流。

馬兒康·貝克 (Malcolm Peck)

——荷賽琳的丈夫，善良却衝動。

吉德·陶伯斯 (Gid Talbott)

——吉迪恩和克麗絲的長子。

亞力山大·陶伯斯 (Alexander Talbott)

——克麗絲與姊夫寇特的私生子。

第一部 希爾凡特姊妹

——一九四九

1

舊金山的風有時相當陡峭。在一九四九年三月上旬的這個下午，西風在太平洋高地上呼嘯着。十九、二十世紀交接時期的大亨在這兒建立了一棟棟宏偉的樓房，而在風中，舊金山壯觀的市容却只顯得淒清。不過陽光却很強烈，灑落在起伏的山巒上，金門大橋閃耀着亮麗的咖啡色的光澤。橋墩下一道道小小的白浪襯托得舊金山灣的海水愈發蔚藍。在這清朗的天氣，讓人覺得可以伸手就越過這一個寬廣的海灣，能摸到對面山脈綿延的柏克萊。

陡斜的克雷街上有兩個年輕女孩正吃力地走着。她們身上穿的大衣都很笨重，有點襤褸，式樣也很怪異。腳下的皮鞋是亮亮的棕色牛津鞋，款式十分笨拙，在當地沒有人會喜歡的。在風中，她們緊緊按着的帽子却是便宜又時髦的模樣，純粹是標準的美國風味。

霍若娜和克麗絲·希爾凡特是姊妹，也是英國人。

克麗絲戴着一頂乳白色的無邊圓頂毛帽，眉目之間流露出撒克遜女人那種令人不敢逼視的美麗。

她一頭金髮閃動着亮麗的銅器光澤，相貌則極爲精緻美麗。她皮膚是雪白的，眼眸中央的瞳孔是清澈的藍，四周是較深的蔚藍。勢必要挑剔出克麗絲的缺點，那可說她的身高不太夠，不過她那笨拙的大衣却掩不住嬌小的身體的豐滿與圓潤。

霍若娜是她姊姊，她戴了頂淺褐色絨布寬邊帽。她雖然沒有妹妹那般艷麗，却別有一番迷人風味。她一頭黑髮朝內翻着捲浪，被風吹得有點亂了。一雙又大又亮的黑眼睛令人一見難忘。她的個子高高，身材修長，步履間帶着優雅的風度。

現在她們來到山丘頂端，可以看到下面兩座羅曼式塔樓間的一棟紅色維多利亞時代的建築。這棟建築四周車道上排了兩列大型轎車。

霍若娜停住腳步，驚異地半張嘴巴：「妳想那就是吉迪恩姨父家嗎？」她說的英文顯示身世教養極佳，聲音也十分柔美。

「這裏離他的地址很近了，」克麗絲輕快地答道。

「可是他現在有其他的客人啊。」

「妳以爲吉迪恩姨父整天只有我們這樣的客人來嗎？他是舊金山頂尖的建築師呢！」

「這麼多人……我們不能冒冒失失地闖進去吧！」霍若娜猶豫地說。

克麗絲堅決地挺挺美麗的下巴，她十七歲，比霍若娜整整小了一歲。今天她們會來拜訪這位素昧平生的富有姨父，來表達對姨媽去世的慰唁，都是她鼓動姊姊的。

「妳完了，霍若娜，妳真完了。姨媽才剛死，妳竟然被幾輛汽車嚇跑了。」她說。

「我們這樣第一次見吉迪恩姨父不太對吧！」霍若娜似乎在祈求什麼。一股強風颳來，她急忙按住寬寬的帽邊。她十分注意自己戴了這頂帽子，却仍不像美國人的事實。這頂帽子是在馬奇店裏買的，也可以說是克麗絲由父親那裏哄騙來的。她知道她們家要拿出這個錢來是很吃力的。其實，我看來像

不像美國人又有什麼關係？她暗問自己。英國人一向對自己祖先十分自傲，霍若娜在這戰時的艱苦環境下，尤其對祖國有一股特別的向心力，並不是輕易可放棄對祖國感情的女孩。然而過去兩個月來，由於克麗絲一直不停地努力使她們『和這裏每個人都打成一片』，因此自己也變得驚慌扭扭。

這時克麗絲說話了：『去年耶誕我們到舊金山之後，還沒見過他呢！』

『是啊！可是……』

『這是我們介紹自己最好的機會了。』

『我想美國女孩不會單獨去拜訪別人吧？』

『哦！老天，霍若娜，妳說話不要這麼老氣橫秋，妳也知道，她們在這裏都相當開放的。我們所作所爲只是小事一件。』

『吉迪恩姨父對我們可從沒表達過什麼關心呀！』

聽到這句實話，克麗絲美麗的細眉微皺在一起。過去她們過生日和耶誕節時，瑪蒂達姨媽總會寄些實用的手套和衣服給她沒有媽媽的外甥女。隨着禮物寄來的卡片上也總寫着：愛妳們的吉迪恩姨父和姨媽。不過她們都知道姨父的名字只是充個樣子。

一直到去年十一月，朗克里·希爾凡特爲了借錢付女兒學費，掙扎寫了封信去請求幫助時，吉迪恩才第一次回信。

『至於你九月一日寫信來的事，我認為在借和被借雙方來說都很不對。不過，如果你們肯搬來舊金山，我可以提供你們一些其他方面的幫助。』

雖然你以往沒有工程方面的背景，但我敢保證我在這裡的公司可以把你培養成稱職的設計說明人員。在美國，因為我們對你兩個小女兒可以提供免費教育，因此你的

花費可減少許多。瑪蒂達告訴我，你的大女兒今年十八歲，我想我可以負責幫她找到工作。瑪蒂達目前身體很不好，她要我代為問候。

吉迪恩·陶伯斯」

『那現在就是他該表示關心的時候了。瑪蒂達姨媽已過世，他是我們唯一的親人。』克麗絲說。『可是萬一我們來這裏的事讓爸爸沒面子，怎麼辦？』霍若娜喃喃地說。

又一股強風颳來，克麗絲急忙按住帽子。『我要被吹走了。』她說。『妳不是最爲爸爸的工作操心？何況他也叫我們來的！』

『妳知道他在頭痛的時候，總是對自己的話不太清楚。』

『好了，隨妳了。在這山坡道上上下下了好幾個小時，我可不要回家。』

霍若娜先是不知如何是好地站了一會兒，接着還是急急跟着妹妹走去了。妹妹已腳步輕快地朝那棟醜陋的大房子走去。

看到兩個女孩走上大理石階，圍在門廊附近的司機都轉頭投以艷羨的眼光。克麗絲按了門鈴。過了好長一陣子，桃花心木大門才打開。一位年紀頗大的菲律賓男人面無表情地冷冷看着她們。

霍若娜和克麗絲不約而同地握住對方的手。在這面臨對方敵意的時刻，她們已拋棄了剛才的爭吵和不快。

『什麼指教？』僕人冷冷地問。

每個家庭都有行事的一套準則。霍若娜是長女，母親死後一直扮演代言人的角色。因此在家裏被指派的責任就相對地多許多。『希爾凡特家的小姐要見陶伯斯先生。』她有點顫抖地回道。他們之間的敵意又持續了幾秒，菲律賓人才說：『請進。』

他轉身不再理會兩個女孩，拖着關節似乎有病的腿，一跛一跛朝房子後面有陣陣人聲傳來的地方走去。在她們看不到的角落裏，門戶開闔的間隔，言談聲會突然高出一下。

走過那天下午清朗又晴冷的天氣，房中的陰暗和冷清顯得十分詭異。兩個女孩只能一動不動地悄悄站在門口。她們從沒到過這麼大的私人住宅。克麗絲在四處張望，來讓自己習慣富人的生活擺設。霍若娜則緊握顫抖的雙手。門口的佈置極為富麗堂皇，她們面前一排豪華的長梯足足延伸了三層樓之高，樓頂則懸掛了一排華麗的吊燈。整個門廳的設計似乎就爲了使她這樣惶恐不安的訪客越發手足無措。

僕人走回來了，『陶伯斯先生要見二位。』他說。他接過她們大衣，挽在手上時，故意把大衣裏面穿破而垂下的長長襖邊露出來，然後才帶她們經過一個走道，進了一間房間。這間房間是圓形的，到處是光亮的金屬擺設。尤其是屋子中央有一個巨大、綴着絲邊的厚墊子，使屋子帶有濃厚的土耳其味。

克麗絲直接走到銅鏡前，踏着腳理理帽子，梳梳一頭金髮。就在這時，桃花木地板上傳來重重的腳步聲。

希爾凡特家裏有一張瑪蒂達姨媽家的照片，是多年前拍的。照片中的吉迪恩·陶伯斯有個充滿攻擊性的下巴，却被一頭黑髮緩和了不少。看他又厚又粗的脖子和厚實的肩部，她們姊妹原以爲他個子很高，現在面對面看他，撐着一雙粗短的腿站在那兒，她們都覺得受了照片的騙。他身高不到一六〇，年輕時代的黑髮不見了，頸邊幾縷稀疏的頭髮橫過光禿的頭頂，腮旁則是濃密的棕色短髭。

吉迪恩的相貌流露出一股剛毅的味道，並有一股震懾人心的氣勢。偉大的拿破崙，霍若娜想。

吉迪恩把門『砰』的一聲關上，很快地走到沃爾式壁爐前，一面繼續不停地打量着亡妻的外甥女。『午安，吉迪恩姨父。』霍若娜紅着臉悄聲道。

『沒想到妳父親沒一起來。』他的聲音特別清晰有力。

『爸……爸爸在休息……』霍若娜有點口吃，『他不舒服。』

『朗克里昨天還來上班啊！』吉迪恩反駁道。『妳們那一個是那一個？』

『我是——』霍若娜剛要開口。

吉迪恩打斷，『對了，妳們姊妹不是三個嗎？』

『是的。荷賽琳才九……九歲，不到十歲。我們沒帶她來。吉迪恩姨父，我是霍若娜，她是克麗絲。我們來是要跟你說，我們很難過瑪蒂達姨媽……』霍若娜結結巴巴，『我們還沒見過她，不過她一向對我們很好。』

『妳們姨媽多年來身體一直不好，過去半年來，她更是一直躺在床上。』

霍若娜困難地嚥了口氣。

克絲麗朝姊姊走近一步，她睫毛眨了眨，藍眼中滿是惱怒與不服，但聲音却甜美地帶着同情說道：『對姨媽來說，那一定是很可怕的一段時間，對你也是，吉迪恩姨父。』

吉迪恩的眼光在克麗絲被風吹紅的面頰上逗留了一會兒，『我還有些客人，』語氣和善了些。『進來和我們喝杯咖啡吧！』

2

三間裝潢華麗寬敞的房間之間的門都打通了，三座黑色大理石壁爐裏都燃燒着熊熊爐火。最裏面那間房間有深紫色天鵝絨帳幔，長垂到地，把窗外壯麗的舊金山海灣的風景遮擋住了。然而除了牆邊燭台投射下的耀眼光影，和二十來個賓客的黑禮服外，屋裏並沒有任何哀悼的氣息，沒有人紅着眼